

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

# 老人与海

Lao Ren Yu Hai



·青少版·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•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•

• 青少版 •

# 老人与海

原著：[美] 海明威

改写：夏 宁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## 老人与海——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

绘画:郑二斐 效果制作:李冠中

缩写:夏 宜 责任编辑:曹欣渊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大捷利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6.125

2001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3次印刷

ISBN 7-5322-2771-5/J · 2650

定价:8.80 元

## 前 言

美国作家海明威，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，曾做过记者，1923年开始写作。早期创作过一些短片小说及剧本等。1952年发表的小说《老人与海》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该书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。

《老人与海》5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。中国的读者对于海明威以及《老人与海》都不陌生。

小说的素材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一位老人独自在海上打鱼。他钓到了一条大鱼，把鱼头和上半身绑在小船边上。但是他遇上了鲨鱼，老人使出了浑身解数和鲨鱼搏斗，鲨鱼把能吃到的鱼肉都吃了，结果这条大鱼只剩下不到一半，却还有 800 磅左右。

海明威在这个故事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刻画，塑造了桑提阿果爷爷这样一位普通而又可敬的劳动者的形象。他不被任何困难所压服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与生活中的磨难做不屈不挠的斗争。他说：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消灭他，却不能打败他。”这种永不言败的硬骨头精神贯穿在《老人与海》故事的始终。它所包含

的哲理值得读者细细咀嚼，并作为一种借鉴，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。

编者

2000年10月

## 目 录

\* \_\_\_\_\_ \*

**老人与海** ..... (1)

**尼克·亚当斯故事集 (选编)**

1 三声枪响 ..... (90)

2 跟父亲去接生 ..... (94)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3  | 医生和医生太太.....    | (100) |
| 4  | 十个印第安人.....     | (105) |
| 5  | 印第安人搬走了.....    | (112) |
| 6  | 杀人者.....        | (115) |
| 7  | 过密西西比河.....     | (127) |
| 8  | 上岸前夕.....       | (129) |
| 9  | 最后一片净土.....     | (133) |
| 10 | 在另外一个国家.....    | (144) |
| 11 | 大双心河 (第一部)..... | (150) |
| 12 | 大双心河 (第二部)..... | (163) |



## 老人与海



• 1 •

一个老头儿，独自摇着小船在墨西哥湾的暖流里打鱼。已经八十四天了，他什么也没打到，连一条小鱼也没钓着。

前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块儿，当他的帮手。可是过了四十天以后，他们还是天天空着手回来，孩子的爹妈便对孩子说，这老头子准是在走背运，倒霉到了极点，再别和他一起出海了。

于是，孩子照爹妈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。这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打着了三条大鱼。

那男孩子眼看着老头儿每天摇着空船回来，心里十分难受。他总要下海滩去，帮他搬回那堆沉重的钓绳，或是帮他扛走拖钩和鱼叉，再不就是帮他卷拢那张裹着桅杆的船帆。那张破旧的船帆用面粉口袋补了又补，卷拢以后，看上去就像一面打了败仗的破旗子。

老人看上去瘦骨嶙峋，脖子上尽是深深的皱纹；颧骨上有很



多黄褐斑，这也许是常年累月在太阳下曝晒的缘故。黄褐斑一直往下延伸，蔓延到他脸的两侧。

他那双手因为终年收放绳索对付沉重的海鱼，无情的磨擦留下了累累伤疤。这些疤都很深，把周围的皮肤扯紧了，看起来比它们的主人还要苍老得多。那全是老疤，就像沙漠里那些被风侵蚀的岩石一样。

这人显得那样老迈，只有两只眼睛跟海水一样蓝，透出一股开朗、不屈的精神。

“桑提阿果爷爷！”孩子冲他大声喊着。这时候小船已经给拖上沙滩，他们正扛着东西，沿那沙土坡爬上岸去，“我又可以跟您出海了。我们那条船已经打着大鱼卖了好多钱啦。”

孩子学会打鱼，还是老人教的，所以孩子很敬重他。

“别跟着我啦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既然上了一条走运的船，就跟着他们干吧。”

“您还记得吗？那回您八十七天没打着鱼，后来咱俩一连三个星期，天天打的都是大鱼！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，你离开我，不是因为信不过我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跟那条船的。我是他儿子，必须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这是应该的，做孩子的当然要听父母的话。”

“他对您不大有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不了解我，可咱们应当有信心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孩子说，“我请您上小餐馆喝瓶啤酒，喝完酒我帮您把全套家伙扛回家去，行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行的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咱们俩谁跟谁啊，怎么样都行啊。”

他们到小餐馆里坐下了。一些年轻的渔民不断地拿老头儿打趣，还讥笑他，他也不生气。

那些上点年纪的渔民都回过身来看看他，知道他好多天没打到鱼了，觉得挺难过。但他们并没有把对他的怜悯表现出来，只是慢慢地围拢到这边来，同老头儿聊了起来，谈起海潮，谈他们把钓绳放下去多深，谈这连续不变的好天气，谈他们出海听说的、看见的新东西。

当天顺利打到鱼的渔民们已经回去，把他们打的枪鱼全开了膛，平放在两条厚木板上，每条木板由四个人分两头抬着，摇摇晃晃地抬到鱼栈。等到冷藏车来，再把那鱼运到哈瓦那的市场里。

捉住鲨鱼的人，已经把鱼送到渔港对面的鲨鱼加工厂，在那儿用滑车把鱼吊起来，挖肝、去鳍、剥皮，再把鱼肉剖了片，准备腌上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总有一股腥臭，从鲨鱼加工厂那边飘到港湾这边来，让人闻着很不舒服；但今天只有很淡的一点儿气味，因为这一阵已经在吹北风，接着便停了。

餐馆这儿挺舒服的，又有阳光。

“桑提阿果爷爷！”孩子说。

“嗯。”老头儿答应着，他手里端着酒杯，正想着很多年以前的事情。

“我去给你打些明天当鱼饵用的沙丁鱼，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你去打棒球吧。我还划得动船，罗赫利欧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还是想跟您去。要是不能跟您打鱼，有什么地方让我出



把力也好。”

“你瞧，你已经请我喝了酒啦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”

“我第一次跟您上船 出海打鱼的时候，多大了？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钓上来的一条鱼太壮、力气太大了，差点儿把船掀翻，你也差点儿送了小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‘啪嗒啪嗒’地在船板上使劲地拍打，拍得船板快要裂开了，木棒‘咚咚’地撞着船帮。我记得您把我推到船头那堆湿淋淋的绳子上，我倒在那儿，只觉得整个儿船都在哆嗦，还能听见您砍树似的抡起木棒打鱼，溅得我满身都是鱼血那股甜滋滋的气味。”

“这些都是你自己记得，还是后来才听我讲的？”

“从我跟您出海的第一天起，我们俩在一起的事情我都记得。”

老头儿用他那双有圈晒斑的眼睛望着孩子，眼里满是信任和疼爱。

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早就带你跑远一点去冒冒风险、长长见识了，”他说，“可你是你爹妈的孩子，再说现在你跟的那条船运气也不错。”

“我去打些沙丁鱼，可以吗？我还知道，打哪儿可以拿来四条小鱼做鱼食。”

“我今天用了些，不过还剩下几条。我撒了盐装在盒子里了。”

“我给您拿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就够了。”老头儿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原本就没有枯死，现在更鲜活起来。就像清凉的风吹过，总能让人精神起来那样。

“两条吧。”孩子说。

“两条就两条，”老头儿同意了，“你这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那样我倒能省不少劲儿了呢，”孩子说，“我可是要自己拿网去捞啊。”

“谢谢你啦。”老头儿说。他和孩子已经非常熟悉了，平时既像祖孙又像朋友。他们之间不用再客气什么，什么都可以直接说，这也好像已经是他们的习惯了。

“看这个样子，明天一定是个好天。”老头儿说。

“您要上哪儿去打鱼？”孩子问。

“可能要到远海去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等风向变了再回来。我想天不亮就出海。”

“我要让他也到远海去打鱼，”孩子说，“那样的话，你要是钓了大鱼，我们好来帮你。”

“他不喜欢跑得太远去打鱼。”

“这倒是，”孩子说，“可是他的眼睛不好，所以在海上要找什么东西都要听我的。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把船向您那边靠过去，如果我看见您需要帮忙的话。”

“他的眼睛那么差吗？”

“我想他快瞎了。”

“奇怪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可从来不捉海龟的呀。捉海龟才伤眼睛哩。”

“您不是在尼加拉瓜的东海岸待了好一阵，捉了好些年海龟么？可您的眼睛不还挺好的么。”

“我和别人可不一样啊。”

“可您要是捉到一条老大的鱼，还够力气逮住它么？”

“我想我一定行。再说打鱼不是光靠蛮力，还有好些窍门



儿呢。”

“咱们先把东西扛回去吧，”孩子说，“放好了东西，我就去拿快网捞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取了用具。老头儿把桅杆架上肩，孩子抱着个木箱。箱子里盘着一根棕色钓绳，那钓绳编得特别结实，又粗又硬。

他们还拿了拖钩和带把子的鱼叉。装鱼饵的盒子跟木棒一起留在船后梢下面，要是打到了大鱼，就要想办法把它拖到船上，用这大棒来把它砸昏才行。

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挺不错的，应该没有人会到老头儿船上偷东西的。不过呢，最好把船帆，还有那一堆绳子也带回家去，一来绳子老浸在露水里总不好；二来老头儿虽然肯定村里人不会偷东西，但万一要有经过的渔民呢？再说，把拖钩和鱼叉留在船上难免引起别人注意。

他们一同顺着上坡路走到老头儿的窝棚跟前，那窝棚的门始终敞开着。他们俩走了进去，老头儿把桅杆连同裹着它的船帆一起靠在了墙上，孩子就把那堆木箱什么的放在旁边。

桅杆的长度差不多就是这窝棚的高度。窝棚是用王棕树的树叶编着搭起来的，那种树叶有三米多长，也挺牢的，一般人们都用它来盖屋顶。

窝棚里面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泥地上安了个可以用炭火烧饭的土灶。四面空落落的墙壁是棕色的，是用那种纤维特别坚韧的棕树叶压平了叠起来的。

墙上有一幅耶稣圣心的彩图和一幅童贞圣母像。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以前那墙上还有他妻子一张上了色的照片，可每次他看了更觉得自己孤单得可怜，就摘了下来。现在照片搁在屋角的架子上，上面盖着他的干净衬衣。

“您今晚吃什么呢？”孩子问。

“有一锅黄米饭，可以就着点儿鱼吃。你要跟我一起吃吗？”

“不用，我回家吃。我帮您生火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回头我自己来好了。要不然，我就吃冷的米饭也行。”

“我可以用一下快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快网，孩子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俩是几时卖了快网的呢。

但两人天天都要这么瞎侃一通。什么一锅黄米饭啦，鱼啦，其实都没有，孩子也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目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说不定明天出海我能捉回来一条大鱼，剖开洗好还有一千多磅重，你看见了也替我高兴吧？”

“我要拿快网去捞沙丁鱼了。您坐在门口吹吹风、乘乘凉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我还有张昨天的报，可以趁着最后这点光看看棒球新闻。”

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会不会也是随口瞎说的。不过老头儿这回真的从床底下掏出了报纸。

“我在酒店里遇见佩利阔的时候，他送给我的。”他对孩子说。

“我捞了沙丁鱼再回来。我看把我们俩明儿要用的鱼都用冰镇着吧，到了早上咱们分。您仔细看看报，等我回来，您可以跟我讲讲棒球比赛了吧。”

“扬基队不会输的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要赢。”



“你一定要相信扬基队啊。想想那个大球星狄马吉欧吧，他是最棒的外野手。”

“可是我看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，还有底特律的猛虎队，都很强啊！”

“先要相信扬基队，要不然，就连辛辛那提的红队啦、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啦，你都要害怕了。”

“您先看报吧，等我回来告诉我。”

“你看咱们要不要买张彩票？就要一张尾数是 85 的。明天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啊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按您以前的记录，买张 87 的怎么样？”

“我看那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二回的。能找得着的话，还是买一张 85 的吧。”

“我可以订购一张。”

“一张彩票可是要两块半钱呢。咱们又没有这些钱，要不跟谁借去？”

“这个好办。借两块半钱又不是什么难事，包在我身上好了。”

“我看我大概也能借得到。不过还是尽量别借吧，一开始是借债，接着就要讨饭了。”

“这风吹着有点冷了，您小心别着凉了，爷爷。”孩子说，“现在已经是九月啦。”

“是啊，这时候大鱼也都跑进暖流来了。”老头儿说，“五月份这里都是些小鱼，谁都能打着鱼。”

“我先捞鱼去了，”孩子说，“您就在这里等我回来吧。”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已经在门口的椅子上睡熟了。太阳也落山了。

孩子从床上抱来旧军毯，展开了盖在老头儿的双肩上。这副肩膀虽然很老，却仍是很有劲儿的样子。老头儿的脖子也挺结实。

他的衬衣缝补过很多回了，看起来简直像那张破帆一样，连补丁都被晒得退了色，各种颜色深的深、浅的浅，花得不像样子了。

老头儿睡着的时候，那脸可显老了，眼睛一闭，整张脸就缺了那种精神气。报纸牵拉在他的膝盖上，被一只胳膊压着。他还光着脚呢。

孩子想让他多歇会儿，就走开了。再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还在睡。

“醒醒吧。”孩子说，把手放在老头儿一边的膝盖上，摇了摇他。

老头儿睁开了眼，过了一阵子才从刚才的睡梦里回过神来。他看清了孩子的时候，就现出了笑容。

“你拿的是什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，“咱们该吃晚饭啦。”

“我倒不觉得饿。”

“还是来吃点吧。您不能光干活不吃东西啊！”

“我以前打不着鱼的时候，连着好几顿不吃都有过呢。”老头儿一面说，一面站起来，把报纸收了折好，然后动手叠毯子。

“留着那毯子，就围在您身上吧。”孩子说，“有我在，就不能让您空着肚子去打鱼。”

“你可真是个好孩子，亏得有你经常这么照顾我。”老头儿说，“咱们今儿吃什么？”

“乌豆煮米饭、煎香蕉，还有一个荤的炖菜。”

孩子是跟餐馆借了双层的金属饭盒，才把这些饭菜提来的。





他还拿了两份刀叉和汤匙，每份都用干净的餐巾纸包了，装在衣兜里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老板。”

“我一定要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替您谢过他了。”孩子说，“他叫我们不用跟他客气。”

“我要是能打到大鱼，一定把那条大鱼的肚子肉送给他。”老头儿满是感激地说，“他这样送饭给咱们，我记得有好多次了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我得看看还有什么比鱼肚子肉更好的东西。他替咱们想得很周到。”

“他还让我捎来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这是瓶装的，是阿图埃伊啤酒。喝完了我还要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真是辛苦你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那咱们就先趁热把饭吃了吧？”

“我这不是在等您么，”孩子回答，“我是想等您准备好了再打开饭盒。”

“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刚才我不过是要点儿时间洗洗手。”

又开玩笑呢，孩子想，您能上哪儿去洗手哇？整个村子就那一个水龙头，还是在外边那条大路的顶前头，要走过两条街才能到。

我得趁天还没完全黑，给他拎点水过来，带一块肥皂，一条好毛巾，孩子想。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我得给他再弄件衬衫，弄